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二回 海鷗子臨別顯才能 鶴陽樓英雄初出手

話說那藜道人說道：‘煉成了寶劍，然後再學搓劍成丸之法，將那三尺龍泉搓得成丸，如一粒彈子相仿。然後再學吞丸之法，不獨口內可以出入，就是耳鼻七竅，皆可隨心所欲，方纔劍術成功。此非武藝，實是修仙之一道。只因欲成仙道，須行一刀三百善事。你看那採陰補陽的左道旁門，妄想長生，到後來反不得善終，皆因未立為善根基，卻去干那淫欲之事，欲想長生，恰是喪身。所以修仙之道，或煉黃白之丹，點鐵成金，將來濟世；或煉劍丸之術，鋤惡扶良，救人危急；皆是要行善事，先立神仙根基。但是為善不可出名；若出了名，就不算了。若說修仙之道，今公子名聞四海，反是壞處了。’若公子要學仙道，只要把家財暗行善事，何必學劍術，去荒山中受這六七年苦楚？你不但看歷古以來的劍俠客仙，替人報怨，救人性命，皆不肯畝名，又不肯受謝，他卻貪著什麼？’鳴皋聞言，豁然省悟，便道：‘承蒙師父指教，使弟子聞所未聞，茅塞頓開。

只求師父教我拳棒刀槍便了。’自此以後，他二人認為師徒。那海鷗子把全身武藝傳授與他，教他運學內工之法。日在花園耍拳弄棍，夜來在書房習練兵書戰策。

那鳴皋原系武藝精熟，秉性聰明，更兼一意專心，故此不上三個月，大略盡皆知曉。

這一日海鷗子說道：‘賢契，你的拳棒工夫，盡皆得著了門路；飛行諸術，亦略可去得，只須用心習練，自能成就。貧道即日便要動身，去尋訪道友。只是你學成本事，凡事仔細，不可粗莽，傷人性命。況且世上高人甚多，不可自以為能，輕易出手。牢記我言為要！’鳴皋道：‘師父何故如此要緊？且再住幾時，待弟子少盡孝敬之心，亦可多受教益。’海鷗子道：‘賢契有所不知。我們道友七人，皆是劍客俠士。平日各無定處，每年相聚一次，大家痛飲一回，再約後期，來年某月某日在某處聚首，從此又各分散。到了約期之日，雖萬里之遙，無有不到。聚首之後，再約來年，從無失信。如今約期已至，故此貧道必須要去。只這小僕徐壽，伏侍我許久日子，待我攜帶他出去，也可教他些本領，未知賢契心下如何？’鳴皋道：‘極好，這是他的有福。’隨到裏邊，取出二套衣服，百兩黃金，並一包零碎銀子，一總打成一個衣包。命徐壽背了，親自送了一程，約有十里之遙。

海鷗子再三相辭，鳴皋只得拜了四拜，就此作別，看他二人向大路飄然而去。見天色已晚，遂放開大步如飛，回轉家中。一路思想：‘他在我家將近經年，只見他的拳棒，從未見他劍術的工夫，莫非他此道未必精明？’及到了家中，走進書房，幾個結義弟兄都在那裏閑談。走近書案前，只見案上有了一個紙包，包得方方的，分明是方纔贈與海鷗子的十條金子。‘難道我忘卻放在衣包內不成？’取在手中一看，上面寫有二行字，果是海鷗子的筆跡。上寫道：‘承蒙厚賜，衣服銀兩領收，黃金原璧。’便問眾弟兄：‘方纔我師幾時來的？’眾人齊聲道：‘不知。我們在此閑談了已久，並無一人到來。

只是方纔起了一陣怪風，把簾子都吹開。我們正在此談論，外面門窗皆閉，此風從何而起？莫非他就是這時候來的？’鳴皋道：‘這是一定的了。’大家贊嘆了一番。

看官要曉得，劍術最高的手段，連風都沒有。在日間經過，只有一道光，夜間連光都看不見，除非他們同道中，纔能看見。海鷗子的本領，究竟算不得高，故此他們七弟兄之中，海鷗子乃是著末的一個，後首皆要出場。

那徐鳴皋習練拳棒，漸漸精熟，也能飛檐走壁，刃人莫敵。光陰如箭，不覺又是一年。那時正是暮春天氣，日長無事，與二個好友結為兄弟，勝如桃園之義。一個姓羅名德，字季芳，是個新科武進士；一個姓江名花，字夢筆，是個博古通今的孝廉。三人同到城中，游玩了一番，來到一座酒樓，是揚州有名的，叫做鶴陽樓。相傳昔年曾有個神仙，在此飲酒，吃得大醉了，提了筆來，就在那粉壁之上畫一個純陽仙像。後來店主人見了，以為雪白的牆上無緣無故畫個呂純陽，卻不雅觀，就叫匠人把白粉刷沒了。那知今日刷白了，到明朝仍舊顯出來，如未刷過一般。眾人駭異，告知主人，再命匠人厚厚的再刷一層。那知到了明朝，依舊將顯出來，方纔醒悟：這個飲酒的，就是呂仙。因此把店號改“鶴陽樓”。那生意頓時興旺起來，就此四處聞名。直到如今，那樓上仙蹤仍在。

當時鳴皋等三人走上樓來，揀副沿窗座頭坐下。酒保問道：‘徐大爺請點菜。’鳴皋讓羅、江二人點過了，自己也點了幾樣。少頃酒保搬將上來，把了一臺，無非上等佳餚，極品美酒。三人歡呼暢飲，說說笑笑。那羅季芳雖中了武進士，卻是人獸子，生性粗莽，為人忠直。這江夢筆是個精細之人，溫柔謹慎。所以他三人性情各別，卻成了莫逆之交，結為異姓手足，情比桃園。那年季芳最長，俱稱他大哥，鳴皋第二，夢筆最小。

當時兄弟三人正吃得杯盤狼籍，有七八分酒意。忽聽得樓下邊一片聲鬧將起來，人聲嘈雜，內有喊叫救命之聲，卻又嬌嬌滴滴，好似女子聲音。那季芳聽得，放下杯箸，早已跑下樓去。鳴皋推開樓窗一望，見街坊上面擁擠滿了，一時看不清楚。遂向夢筆道：‘三弟，你且坐待，待我下去看來，恐怕這獸子鬧事。’言畢，飛步下樓而去。正是：閉門休管他家事，熱衷招攬是非多。

我且按下這邊。再說南門外李家莊上，有一個李員外，名叫李廷梁。他的父親在日，官為兵部尚書，平生別無過惡，只是歡喜銀子，所以積下了百萬家私。單生這一子。廷梁少年公子，並未出仕過的，因他家財豪富，所以都稱他員外。真個金銀滿庫，米麥盈倉。只是美中不足，膝下無兒。到了四旬以外，那偏房盧氏一胎生下二個兒子。廷梁大喜，一個取名文忠，一個取名文孝。他兄弟二人，相貌各異，性情各別，只是那存心不正，相去不遠。那文忠生得面如傅粉，脣若塗朱，武藝高強，廣有謀略，外面溫和，內裏凶惡。他雖心中極怒，面上笑傲自若，只是生出計來，叫你知他利害。揚州人與他起個綽號，叫做“玉面虎”。那文孝生得身長面黑，鼻大眉濃，二臂有兀斤之力，性如烈火，專好使槍弄棒。那廷梁二個兒子，一般溺愛，一心要他成名，不惜重資，聘請名師，每日跑馬射箭，耍拳弄棍。文孝到了十七歲上，得了個武秀才。靠了父親壟愛、一味橫行無忌、漸漸的奸淫婦女。人都怕他有財有勢，亦與他起個混名，叫做“小霸王”。到了二十歲來，越發無法無天，強搶女子，打死人命，無所不為。連廷梁都禁他不得，只把銀子結交官吏。俗語說得好：天大的官司，只要地大的銀子，就沒事了。所以那李文孝更加膽大，看得人命如兒戲，強搶如常事。

那一日同了一個門客，叫做花省三，是個詳革秀才，雖有智謀，略知詩畫琴棋，只是品行不端，鸞肩詭笑。年紀三十多歲，生得獐頭鼠目，白面微須，在這李府中走動，奉承得這李文孝十分信他。當時二人出得門來，一路說說談談，不覺已進南關。文孝道：‘老三，偌大一個揚州，怎的絕少美貌姑娘？前日去過的幾家，都是平常。今日到那裏去游玩？’省三道：‘大教場張媽家姑娘最多。近日聽得來了二個蘇州妓女，一個叫做白菜心，一個叫做賽西施，都是才貌雙全，我們何不去見識見識？’二人遂向東而行。

不多一刻，早到了張媽家門首。文孝抬頭看時，只見好座房廊，上邊寫著“宜春院”三個大字。二人丟鞭下騎，早有外場迎接，道：‘請二位爺裏面奉茶。’遂將馬牽去。二人進了院子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